

责任编辑 陈云生

封面设计 秋 岚

宋江演义

王锦堂 徐永华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武林路125号) 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7.5 字数156,000 印数 00001—14536
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317.298 定 价: 1.35 元

目 次

第 一 回	乌龙院宋江杀惜 孔家庄文人练棍	1
第 二 回	清风山押司遇救 清风寨花荣打衙	22
第 三 回	黄将军府衙设宴 宋公明山岗用计	35
第 四 回	假秦明火烧老人村 真秦明遭戮满家门	58
第 五 回	石将军村店寄书 众英雄梁山入伙	69
第 六 回	张三郎害人反害己 呼保义返里又充军	81
第 七 回	避梁山宋江绕道 走夕阳公明遇险	90
第 八 回	浔阳江宋江蒙难 穆家庄薛永联姻	105
第 九 回	玄女庙宋江戴宗巧遇 浔阳江李逵张顺交手	120

第一回 乌龙院宋江杀惜 孔家庄文人练棍

话说大宋八帝宣和年间，在山东水泊梁山地方，结聚了一百零八位英雄好汉。他们劫富济贫，抗暴除奸，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业绩。后人著书曰：《水浒传》。今日单表《宋江演义》。

且说，在山东曹州府郓城县四时村宋家庄，有一人姓宋，名江，字公明。家中有父亲宋文龙，号称太公；兄弟宋清，绰号“铁扇子”；妻子李氏及两个儿子：长子宋仁，次子宋义。家中不算豪富，亦可算得小康，温饱有余。宋江为人豪侠，广交文武好友，仗义疏财，扶人之危。因此，江湖上都称他为“及时雨”、“呼保义”。

宋江现任郓城县押司，刀笔精通，吏道纯熟。这天，公务完毕无事，独自一人在街上闲逛。走至一处，忽见在百步之外的街沿上，围聚着一大群人，而且越聚越多，里三层，外三层，围得水泄不通，不知在看什么。宋江觉得好奇，也走上前去，挤入人堆之中往里看去，只见地上坐着一位年轻小女子，约莫十七、八岁年纪，蓬头乱发，衣衫褴褛，两眼含泪。紧靠小女子后面，还坐着一位老妈妈，约莫五十左右年

纪，身上衣裳正单，也是泪珠淋淋。在二人面前，铺有一纸，上面写着：

小女子 阎惜娇，现年一十八岁，随父母来到郢城投亲。不幸投亲未遇，老父又病死招商。而今孤女寡母二人，举目无亲，无力殓葬老父。出于无奈，奴愿将贱身卖纹银五十两，以作葬父还债之资。

宋江看罢心情沉重，走到老妈妈面前，俯下身子问道：“妈妈，你是哪乡人氏，因何如此？请能详告。”老妈妈听得有人唤她，慢慢地抬起头来，抹去泪水，朝宋江看去，只见宋江：

四十上下年纪，八尺左右身材。生就一张长方脸面，一双秀目，两条长眉，鼻正口方。两耳贴肉，有轮有坠。天庭饱满，地角方圆。三绺清须，飘洒胸前。一脸慈善相。头上戴一顶墨绿书生巾，身上穿一件墨绿海青衫，脚上着一双墨绿薄底行跟靴儿。

老妈妈看罢宋江，边泣边诉道：“老身河南东京人氏，贱姓张，阎张氏便是。不久前与老伴阎老实带着小女惜娇，到郢城来投靠失散多年的兄弟。不料寻找无着，我老伴又急又悔，便一病不起，终于病死招商，至今未能成殓。我万般无奈，才卖女葬夫。”说完，泪如泉涌。宋江听了，也觉得阵阵心

酸，停了一会，说道：“妈妈别着急，小可给你想办法就是。你母女二人在此地稍等片刻，我去去就来。”说着，宋江便挤出人群，匆匆而去。宋江一走，看客们就纷纷围上前，来对母女道：“你们不要担忧了，遇到大好人了。”阎张氏惊疑地问道：“他是何人？”有人便道：“你不知道吗？他便是救人之急、扶人之危、广行善举、与人方便的宋押司，人称他‘及时雨’、‘呼保义’。”阎张氏听了，顿时展开双眉，透了一口气。阎惜娇听了众人之言，觉得自己有救了，也微微抬起头来，流出了喜悦之泪。

再说宋江匆匆回到家中，在箱笼中取出纹银五十两，又急急来到街沿母女身边，亲手将五十两纹银交给阎张氏，道：“妈妈，这些纹银就给姑娘的父亲买棺成殓吧，余下的留作你们母女生活之用。”阎张氏双手接过银两，激动得话不成句，言不达意，痛哭流涕，半晌才道：“啊，啊，恩公呀，此恩此德叫我们母女如何报得？”宋江微微一笑道：

“妈妈，不用客气了！”这时，围观的人群已渐渐散开，宋江也欲告辞，却被阎张氏一把拉住衣袖：“恩公，慢走！”宋江问道：“还有何事？”阎张氏道：“请恩公留下尊姓大名。”宋江回答道：“哎，区区小事，毋容挂齿。小可告辞了！”说完转身要走，又被阎张氏拉住。阎张氏道：

“恩公如此厚情，老身实在不安。还望恩公留名，并告知家中情况，日后我们母女若有出头之日，亦可报答今日之恩。”宋江道：“五十两银子算不了什么，你们还是快替老伯买棺成殓吧！”说着，又要离去。阎张氏还是死死拉住宋江不放，道：“恩公若不肯告诉，老身情愿不要恩赐！”宋江无奈，只好把自己的姓名和家中情况诉说了一遍。阎张

氏听后，俯首谢恩。阎惜娇也弯腰作揖道：“有谢恩公！”在阎惜娇作揖时，阎张氏忽然想到一个主意：在这异乡之地，遇着这样的好人，真是祖上积德，何不把女儿嫁给他，将来也好有个依靠！想罢，她便和女儿耳语几句。惜娇听了，含羞地点了点头，依偎于母亲的背后。阎张氏复对宋江道：“恩公，常言道送佛送到西天，渡人渡到江边。今日遇上恩公，真是我们母女的造化。老身在郛城地方举目无亲，今后的日脚如何度过，实在令人忧虑。如恩公不嫌我女低贱，老身愿将小女匹配，权作偏房小妾，伺候恩公终身，也使我母女日后生活有靠。望勿推辞！”宋江听了，心里一惊，忙道：“妈妈，使不得：小可已成家室，并有二子，岂能误了姑娘终身！再说，不知内情者，还道我宋公明送你五十两纹银是‘醉翁之意不在酒’。这事小可万万不能应允。望妈妈见谅！”阎张氏道：“恩公，俗话说：‘人正不怕影子斜’！再说，大丈夫娶个三妻四妾也理所当然，况恩公不是贪色，而是救人之危，望恩公切莫借词推却。以老身看来，恩公若能应允此事，好处有三：一能使我老伴在九泉之下瞑目；二可使我母女得以终身报答恩公；三可使我母女从此攀附了大树，吃穿有着落，不受风霜雨雪、四处飘零之苦。”说罢，母女俩“啪”地双双跪下。宋江见此情景，发了慈悲，双手将阎张氏和惜娇扶了起来，并答应将惜娇纳为偏房小妾。随后宋江帮助母女俩将阎老实葬殓，又在乌龙院租了一间房子，安置惜娇母女，每月供养生活。从此之后，阎惜娇母女俩依着宋江，不愁吃穿，日子过得十分安逸。

话分两头，书中再表一人。此人姓张，名文远，出身贫苦。因排行第三，人们又叫他张三郎。一年，狂风怒吼，

飞雪漫天，张文远跟着母亲沿街乞讨。可怜母亲年迈体弱，冻死在雪地上。张文远独自一人，龟缩在山神庙内，也冻得不省人事，气息奄奄。恰遇宋江路经山神庙，见有人倒地，赶上前去，在他身上一摸，发觉心口还有热气，便急忙叫人帮助，灌了热姜汤。等张文远苏醒过来，宋江问明了他的身世。原来张文远祖籍江苏苏州人氏，怎奈生不逢时，连年遭灾，一家四口，父亡兄死。为了求生，张文远只得随母亲四方求乞，八方觅暖。这天来到山东曹州府，不幸在途中遇上大雪，母亲冻死路旁，自己也差一点成了异乡之鬼。宋江听了张文远的悲惨身世，生了怜悯之心，就将张文远收在身边抚养。

且说张文远这孩子倒也聪敏伶俐，又生得一表人材，齿白唇红，眉清目秀。到了一十八岁，他就能帮宋江抄写文书，办些公案之事；平时，也喜钻研学问，诗词歌赋，张口皆来。到了二十二岁那年，宋江在街沿收容了惜娇母女，张文远便经常随宋江到乌龙院去玩耍。不想张文远虽是苦水苗苗，但也是个风流角色。开始到乌龙院见了惜娇，他老老实实唤声：“师母娘。”后来去了称呼，唤“惜娇”。再后来，竟唤“娇娇”。他有时还避着宋江，单独到乌龙院，与惜娇言来语去。久而久之，两人渐渐起了邪念。一日，张文远又来乌龙院，阎惜娇正单人卧在床上胡思乱想，见三郎来了，一时欲火上升，开了房门，迎三郎入室，半推半就，成了好事。从此，两人常来常往，如胶似漆。时间久了，街坊邻里知道了此事，都在背后窃窃私议，一时传出不少流言蜚语。常言道：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后来宋江自己也听到了。宋江是个正直之人，心想：当时我纳阎惜娇为妾本就勉强，眼下她

既对我无情，我也不必去讨没趣。于是经常假借公务在身，不去乌龙院。这样一来，两个淫荡男女便更加肆无忌惮了。

却说一日宋江心情不悦，一个人正在路上走着。忽听一人唤他。宋江回头看去，只见那人风尘仆仆，边唤边朝他走来。宋江便迎上前去与那人答话。此人姓刘名唐，绰号“赤发鬼”。乃是梁山义士，奉了梁山寨主“托塔天王”晁盖之命，拿了五条赤金，并有书信一封，特来山东郓城县答谢宋江报信救命之恩的。列位要问，宋江是如何救得晁盖的？书在前，表在后，且听小可从头道来。

当年，山东曹州府石碣村，分为东溪村和西溪村。东溪村人旺物足，很是富裕；西溪村烟火不兴，十分贫穷。西溪村的百姓议道：“东溪村有一座石宝塔，重八百斤，镇压风水，所以才好起来的。我们西溪村穷，就是因为没有镇风水的宝塔。”百姓的这些议论有人信，也有人不信，然而却不胫而走，越传越神，后来被西溪村的保正晁盖听到了。一天夜间，他不声不响独自跑到东溪村，将石宝塔端托过来，放在西溪村的村头。第二天，这事被东溪村知道了，纷纷赶到西溪村去，要夺回这座石宝塔。晁盖道：“塔是我端托过来的，如果你们中也有人和我一样，一个人将它端托回去，那石宝塔就是你们的。”东溪村人听了，都瞠目结舌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只好叹气回去。从此，晁盖的“托塔天主”绰号，也就传出来了。晁盖不但力大过人，武艺高强，而且广交朋友，很讲义气。他在西溪村先后结交了教书先生“智多星”吴用和打渔度日的“阮氏三雄”：“立地太岁”阮小二、“短命二郎”阮小五、“活阎罗”阮小七，还有“白日鼠”白胜、“入云龙”公孙胜。同时，还结识了“及时雨”宋江和马步都快“美髯公”朱

仝、“插翅虎”雷横。他们模仿三国时刘、关、张“桃园三结义”的做法，结拜“十兄弟”：晁盖老大，宋江老二，吴用老三，公孙胜老四，朱仝老五，雷横老六，阮氏三雄为老七、老八、老九，白胜最小为老十。十兄弟仗义疏财，除暴安良。一天，他们闻听老奸雄蔡京为做六十大寿，收罗了天下的珊瑚玛瑙、翡翠玉石、古董玩器、屏条字画和金银财宝，价值十万金，派了五百兵士专程护送去京都。晁盖便与石碣村的弟兄们商量，智取“生辰纲”，截获了全部财物。在曹州地面丢失了蔡宰相的大寿礼物，使曹州府吃惊不小，赶紧差得力的衙役，缉拿盗匪。可是衙役四处寻拿，毫无着落。这样，一月过，二月来；二月过，三月来；……衙役破不了案子，缉不到盗匪，府上也只得积案延办。

却说“十弟兄”之一的白胜，有个舅子姓何名涛，平时游手好闲，贪吃懒做，不务正业。无钱用时，经常缠住姐姐讨点银两花花。一日，何涛从赌场出来，输得两袋如洗，人也象“隔夜的油条”一样竖不起来。他跑到姐姐家里，逼着姐姐要讨银两。姐姐看着何涛这副不争气的样子，实在气煞，骂道：“我哪来这么多的钱？你姐夫又不发横财。你这不成器的东西！”骂完顾自己到后屋下厨去了。何涛看姐姐走开了，独自一人立在堂前也没了主意。他正要转身走时，发现姐姐的卧房门开着，便眉头一皱，动了坏脑筋，悄悄地溜进姐姐的房中，打开桌子抽屉，又翻翻枕头，都没找着银两。他回过头来，却见到床头边有一只箱笼。何涛知道，这是姐姐出嫁时的陪嫁箱。他求银心切，也顾不了许多，便动手将箱笼撬开。但是翻遍箱笼，也找不见银两，仅在箱底深处有一只包裹，一拎，份量蛮重。何涛顺手打开一看，喜得惊叫起

来：“啊呀，乖乖！”原来包裹之中竟藏有珊瑚玛瑙、翡翠玉石、古董玩器等等，不计其数。何涛捧着这些金银财宝，喜得不肯放手。心想：“好呀！你姐姐既没有同胞之情，我兄弟也没有手足之义了。原来前番‘生辰纲’遭劫就是你们干的。曹州府四处缉拿你们不着，想不到今日被我撞着了！我这就去曹州府报信，官府必定会重赏于我，这白花花的银子我就一生受用不完了。”何涛想罢，放下包裹，盖好箱盖，悄悄地离开房间，窜出大门，飞快向曹州府跑去。曹州府得报，立即起令，命团练司、都监司、兵马司调兵三千，包围石碣村，捉拿抢劫“生辰纲”的要犯。这事被押司宋江得悉。他想：“事情已败露，晁盖等兄弟必遭杀身之祸。我不救他们，谁人能救？”于是他在官兵出发之前，连夜赶到石碣村，告诉晁盖等人知道。晁盖立即聚集众弟兄带了家财去投奔梁山。而今晁盖当了梁山寨主，为谢宋江报信之恩，特派梁山弟兄刘唐来见宋江。

且说宋江见了书信，满纸写的都是感恩之言，最后写着：“奉送金条五根，聊表心意，还望笑纳。”宋江当面领情，只是婉言拒收金条。宋江道：“刘唐兄弟，山中需用银两，这金条我是万万不能收下的，你带回去奉还寨主！”刘唐没有办法，只得收回金条，带了宋江给晁盖的书信回山去了。刘唐走了之后，宋江将晁盖给他的信，放在随身携带的招文袋内。他见天色不早，正要回家，忽被阎张氏撞见。她急步上前拉住宋江道：“先生的大恩，老身还未报答，只怪小贱人忒任性，得罪了恩人，还望恩人看在老身薄面，担待则个。今日定要请恩人同我回乌龙院去。”宋江先是不肯，无奈那阎张氏缠着不放，只得随她同往乌龙院而去。一进

门，阎惜娇有气无力地瞄了宋江一眼，很是冷淡。宋江也不介意。阎张氏送来夜饭放在桌上，阎惜娇只顾自己一人坐在床沿也不上桌。宋江吃完夜饭，和平时一样，稍稍地看了一会书，就宽衣解带准备休息。他随手卸掉招文袋，挂在床沿边的木架子上，就上床顾自睡去。阎惜娇见宋江已经睡熟，一个人冷冷地坐着也没意思，正想宽衣上床，忽然看见了宋江挂在床沿边木架上的招文袋。她想，让我翻它一翻，兴许里面会有银子，待老娘拿来好同三郎饮酒作乐。便顺手拿过袋来，往桌上一倒，正好倒出刘唐送来的那封书信、一把刀子和几锭银子。这婆娘收起银子，又拿过那封书信，取出一看，见是梁山晁盖的亲笔，先是吃了一惊，转而“哼哼”一声冷笑，得意地道：“好呀！你身在衙堂坐，心在梁山上。老娘正愁没法摆布你，想不到你自己将把柄送到我手里来了，这真是天赐良机，看来我与三郎夫妻做定了！”阎惜娇肚里做好文章，将书信和银子塞在自己的怀中，把刀子放回招文袋里，将袋挂好后就在宋江身旁躺下，假装无事一般。

第二日清早，宋江洗刷脸面已毕，准备去衙门办事。他将招文袋拿起，觉得份量轻了，用手一摸，发觉放在袋内的银子不见了。再一摸，那封信也不见了！这一下吓得宋江面如土色，急忙把惜娇推醒，问道：“娘子，你可在我的袋中拿过什么东西？”惜娇装得睡意正浓的样子，娇嗔道：“我正好困，你吵什么？”宋江再问：“你可曾在我的袋里拿过东西？我的一封信不见了。”惜娇闭着眼睛，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，道：“谁知道你的什么信！”说完，翻了个身，又顾自睡去。宋江见阎惜娇这个样子，很是怀疑，但又奈何不得，只好耐着性子道：“娘子，

昨夜我是亲手把书信放入招文袋的，现在不见了，你可曾见过？”阎惜娇恼了，道：“你这人好无道理，我说过没有见过什么信！”说着就把被子蒙住了头，不理宋江。宋江不见书信，心急如焚，一把掀开阎惜娇的被子。只见阎惜娇手中紧紧捏着那封信，“呼”地坐了起来，说道：“信在我这里，休想还给你！”宋江恳求道：“娘子，你还给我吧！”阎惜娇把脸一沉道：“谁是你的娘子？你堂堂衙门押司，竟敢私通梁山，我要去知府衙门告你，将你全家拿办！”宋江连连摇手道：“娘子，这万万使不得，有话好说！”惜娇见宋江急成这个样子，马上又掉转话头，道：“你要我不去告官，就得依我三件大事！”宋江忙道：“别说三件，就是三十件也依得！不知是哪三件？”阎惜娇见时机已成熟，便道：

“第一件要你立下字据，解除你我的婚约。”宋江道：“依了！”宋江本来纳惜娇为妾，是为了救她母女两个，并不是宋江有意娶她。后来宋江听了街坊邻里的流言蜚语，早就想疏远于她。现在阎惜娇既然说出此话，宋江也乐得顺水推舟。阎惜娇继续道：“第二件，今后任凭我改嫁何人，你不得干涉。”宋江一楞，道：“你嫁何人皆可，唯独不能跟张文远匹配。”阎惜娇问：“为何？”宋江道：“张文远是在下门生，你若跟了张文远，叫我宋江在郓城县有何面目见人？”阎惜娇听了柳眉直竖，杏眼圆睁，道：“哼！办不到！我偏要嫁给张文远，你管不着！”宋江道：“惜娇，你这就难为我了！”阎惜娇道：“难为你又怎么啦？要不就去衙门相见！”宋江叹了口气道：“好，好，这件我也依了。那末第三件呢？”惜娇得寸进尺，步步紧逼道：“第三件，你将信中所写的五根金条归我所有！”宋江又为难了：“这

却依不了。书信中是说有金条的，可我没有收下，让送信人带回去了。如果你需用银两，我宋江设法给你送上！”阎惜娇把头一扭：“你不拿出金条来，我就去告官。”宋江发急道：“哦，娘子，你万万不可如此，我给你下跪了！”说着真的要跪下去。阎惜娇双手叉腰道：“算了吧，谁要你下跪，我要金条！”说着就把右手伸向宋江：“拿来！”宋江苦苦哀求道：“娘子，我实在没有啊！”阎惜娇厉声道：

“没有？我就即刻去告！”宋江听了，从牙缝里逼出一句话：“惜娇，你不要逼人太甚！”阎惜娇也动怒道：“什么？老娘逼你？你私通梁山，大罪铸成，还来怪老娘的不是！好吧，我与你‘黄牛角，水牛角，大家各归各’。你上你的梁山，我告我的状子！”说着，拉开房门，便要冲出门去。宋江见这女子如此忘恩负义，胡搅蛮缠，又想起前番听到的流言蜚语，不禁怒火中烧，一时性起，一把抓住阎惜娇的前襟问道：“你真的不还？”阎惜娇口气也硬，连声道：

“不还，不还，就是不还！”宋江又问：“你真的要去告官？”阎惜娇还是连声道：“要告，要告，就是要告！”宋江再也忍耐不下，忽地从招文袋内取出刀子，在阎惜娇面前亮了亮，对她吓唬吓唬。但因为平时宋江待阎惜娇甚好，遇事总让着她，因此阎惜娇根本不惧怕宋江，况且今天她还拿住了宋江的把柄，便更加肆无忌惮了。她料想宋江不敢杀她，当宋江举刀吓她时，反而将自己的脖子凑了上去，道：“你敢杀，就杀吧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宋江怒目圆睁，把刀子尖一下捅进了阎惜娇的咽喉，顿时鲜血四溅。阎惜娇跌倒在血泊之中，一命呜呼。宋江见阎惜娇已死，倒慌了手脚，连忙取回书信，点火焚烧之后，便急忙去开房门，欲速速离开

乌龙院。

谁知阎张氏一早起来，听到隔壁房内有吵闹之声，料是夫妻口角，起初也不介意，后来听到吵得厉害，便想去劝说几句。一开房门，正好与宋江撞个满怀。她朝房内一看，见女儿已倒在血泊之中，吓得她魂不附体，一边开了大门，叫道：“不好啦！宋江杀人了！”一边紧紧拉住宋江的衣袖不放。宋江急叫道：“妈妈放手！妈妈放手！”正在难以脱身的时候，忽从门外闯进一个人来。这人姓唐，小名牛儿，是个卖水果的小贩。这时，他正趁早赶到水果行贩货，路过此地。他平时受过宋江的恩惠，见阎张氏扭住宋江不放，误以为丈母娘与女婿在吵架，便急忙上前把阎张氏拉开。宋江脱了身，急忙夺门而出。阎张氏见宋江跑了，便转过身来死死拧住唐牛儿不放，大哭大叫道：“啊呀喂！唐牛儿，你放走杀人凶手，快与我去见官！”唐牛儿这才觉得不对头，转身往里屋一看，直吓得他连连倒退，口里呐呐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不知道宋江杀人，早知如此，我也不敢放他走了。”这时门外已围满了人，只见从人群中站出两个人来，一把扭住唐牛儿，陪着阎张氏到郛城县报案去了。

再说宋江急匆匆逃回家中，见了父亲，忙跪下道：“爹爹，孩儿犯下大罪了！”于是便把经过情况述说了一遍。宋太公听了吓得面如土色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还是媳妇李氏有主见，禀道：“爹爹，夫君犯罪，官府必来捉拿归案。倒不如去河北沧州横海郡柴王府避一避，或许可逃过一命！”宋太公点点头，依了李氏之言。李氏就忙给宋江打点替换服饰，备了干粮盘缠，由宋清陪同，急急离家出逃。

这时，阎张氏与众邻居已扭了唐牛儿来到衙门告状。郓城县大老爷陈方即刻升堂，问道：“下跪民妇有何冤情？当堂禀来！”阎张氏声泪俱下，道：“青天大老爷，小妇人阎张氏。一年前，全家投奔郓城，无奈投亲不遇，老伴又病死招商，不得已卖女葬夫。本县押司宋江见我女有三分姿色，将我女骗到家中纳为妻室。后来我女得悉宋江原是有妻有子之人，因而每日里哭哭啼啼，屡屡与宋江发生争吵。今日宋江不知为了何事，竟持刀将我女刺死。宋江正欲夺门而出，已被小妇人捉住。却不料这唐牛儿将小妇人推倒在地，放走了凶手宋江。小妇人所述句句是实，望大老爷申冤！”说罢又“笃、笃、笃”磕了三个响头。陈方遂命唐牛儿上堂。唐牛儿来到堂上，大声唤叫：“冤枉！”陈方气得连拍惊堂木，喝道：“大胆的唐牛儿，你吃了多少豹子胆？竟敢斗胆包天，私下放走杀人凶手，你与宋江有什么瓜葛？为何要放走宋江？老实招来！”唐牛儿吓得跪在地上连连叩头，哭诉道：“大老爷，冤枉啊！小人卖水果为生，从小在本县长大，因家道贫寒，常受宋江解囊接济，实是感激万分。今日路过乌龙院，见阎妈妈扭住宋江不放，我以为是丈母娘与女婿不和，上前拆劝，却不晓得宋江已杀了人。请大老爷明察！”陈方细细地朝唐牛儿一看，见他骨瘦如柴，衣衫褴褛，是个穷鬼。但他面相善良，不象有意放走杀人凶手之人，于是就将唐牛儿暂时收监。然后陈方带着衙役、仵作，到乌龙院实地踏勘。回衙后又急急发出火签、牌票，命朱仝、雷横二人立拿宋江归案。并赐给阎张氏若干银两，为阎惜娇备棺成殓。

且说朱仝、雷横奉命来到宋家庄，见过宋太公，说明

来意。宋太公便把实话告诉二人知道。朱、雷二人听了点点头道：“我们也是有意来通风报信放二哥逃身的，既然二哥已私逃而去，我们也就放心了。”说完，二人告辞宋太公，回郛城县衙堂复命。根据宋朝的刑律，杀死偏房小妾是没有死罪的。陈方平日也知道宋江的为人，既然宋江已畏罪潜逃，他乐得做个顺水人情，就将此案搁置起来；不久把唐牛儿也赦放了。一场宋江杀人凶案，就此不了了之。

再说，不一日，宋江与宋清兄弟两人来到河北沧州横海郡柴王府门首。柴王闻报，亲自出迎道：“宋先生，路远迢迢，难得到此。孤王久慕大名，今日有幸相见！”宋江隐去畏罪潜逃之事，忙回揖道：“不敢！不敢！小人慕千岁威名，特地登府拜会！”柴进听了大喜道：“哈哈，既如此，你们就在此住下，我等慢慢再说。”光阴如箭，日月似梭，一晃三个月过去了。一天，宋清悄悄对宋江道：“兄长，三月过去，郛城县无有动静，我猜此案是冷落了。老父年迈在家，无人膝前侍奉，小弟念父心切，想先走一步。若探得案子已沉的消息，亦可报知兄长知道，早日回家团聚。”宋江听弟弟之言全在理上，也就依允。宋清随即打点回家不提。

宋江又在柴王府住了将近一年。有一天，柴王把宋江请到跟前，对他道：“山东青州府有座孔家庄，员外孔照生了两个儿子：长子‘毛头星’孔明，次子‘独火星’孔亮。只因平时缺少家教，二子经常肇事生非，欺负乡邻。孔员外无法管教这两个儿子，想我柴进家招三千食客，定有能人在此，所以来信求个教师去管教孩儿。今我有意推荐你去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宋江想：自己在柴王府已一载有余，打扰了千岁，内心不安。眼下有如此好的机会，不妨乘机他往。于是

便一口答应。柴王自然也是满心欢喜。第二日，宋江拜别柴王，持了柴王的手谕来到孔家庄。孔员外看过柴王的手谕，又见宋江一表人材，喜出望外。忙把宋江接到厅上，送上香茗、果品，互相寒暄一番之后，便唤出孔明、孔亮兄弟，道：“你们兄弟听了，这位便是‘及时雨’宋江宋先生，精通文韬武略，尔等从今日起，拜宋先生为师学艺。”孔明、孔亮把头一歪，满不在乎地朝宋江看看。孔员外厉声道：“畜生，还不跪下！”孔明、孔亮急忙跪下，道：“孩儿愿拜师学艺。”宋江将二人扶起，道：“拜师学艺不难，但要依我一件！”孔明、孔亮道：“师父请讲！”宋江道：“学武，旨在日后上为国效力，下为民分忧。我闻知你们弟兄行为不规，欺压百姓，若要拜我为师，必须改邪归正。三个月内稍有不规，恕我从严处置！不知意下如何？”孔明、孔亮弟兄两个满口答应。从此，宋江就在孔家庄混饭吃。何谓混饭吃？列位知道，宋江乃一介文人，并无拳腿功夫，岂能成为武师？宋江此举为报柴王之恩，实出无奈。若能替孔员外管住两位公子不出事情，就是万万大吉了。常言道：“生就的心，钉煞的秤。”又道是：“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！”弟兄俩平时放荡惯了，一时收敛起来，并不是容易的事。宋江的这碗饭也并不好吃！

一天，有个头陀和尚在孔家庄的小酒店里吃狗肉，恰遇孔明、孔亮也进店来吃食，一时言语顶撞，与和尚争吵了起来。弟兄二人仗着孔府公子的威风，就伸拳踢腿，动手打起和尚来。结果反被和尚打翻在地。弟兄俩哪里肯休，急急奔回家中，将家内驯养的六十四只恶狗一齐放了出来，要置和尚于死地。哪知和尚不但没有被恶狗咬死，反把恶狗打得